



柳文

自十七
至廿四

16
2627
4



門 18
號 2627
卷 4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猶積也有貧山澤來

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

輒易易以改切離音售賣也咸譽清疾病疔瘍者疔卑履切

亦皆樂就清求藥其速已清皆

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謂

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

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虫安人也或



柳六
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遂利以活妻子耳非
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
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
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作賒一不
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
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
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
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
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
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願此吾

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
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
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
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
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
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巳
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僕力主切隆然伏行有類橐駝
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

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富人一豪下有家字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
 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
 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
 能使木壽且孳也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
 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一作亦其蒔也若子蒔音
 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
 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

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馬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
 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
 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
 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
 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哉上矣字問者曰以子之道
 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
 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
 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
 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
 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

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嘻一作喜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鉗其廉切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一為字上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

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一豪賊劫持反按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為兒時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

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比自驚童曰
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
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
耳刺史顏証音征又盛切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
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
兒少秦武陽二歲戰國策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
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墀子厚之妹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
願備隙宇隙當作隙寫轉作隙乞逆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

墨家不居巽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
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
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
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
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
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
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
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在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
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

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其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

四海有方伯連率

與帥同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奇

夫版尹以就役焉

版尹掌戶版者

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

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

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

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

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

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

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

亦莫敢愠不銜能

銜音懸行且賣也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

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於各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聽魚切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

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禮考工記注審察五材今曲直方面形勢之宜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無州人二字其友與俱遊者有姻馬聞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餽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音豆項也赤兩手助之舌蓋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

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輶而圓封之。輶音展又尼展女展二切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斬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向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二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

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
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呼且言
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
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
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廁外赤死久矣獨
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
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
為是耶抑故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
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
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屬音今世皆知笑赤

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
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一作
矣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題跋

頭鰕傳

頭音負又扶缶切鰕音板

頭鰕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叩音昂亦作仰
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
因一卒躓仆不能起躓知利切仆音赴又音副人或憐之為去其
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
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
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

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
滋甚以近於危墜視前之死亡一有不知戒雖其形
魁然大者也其客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哀

志作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

又向邇未之矣夫 東地亦李希特眼翅
又邇而良無以容休致惡數其祿而不忍限幸耳
之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厚粥也蔬

果交羅插竹垂綬與綬同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

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

鼓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婦也吳均云七月七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絀縫

製組統古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

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

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僕將事僂委羽切再拜稽首

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輶音葛輶璇

玦輶音葛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

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

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儷於神夫于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

靈氣翕歛呼勿切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

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

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嶽臣身甚微無

所殺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上音贏盧戈切下音蚌

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仿佯音房

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

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

射利抵巇巇音義山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

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嘗不懼疑貶

名絕命不負所知拊嘲似傲貴者落齒臣旁震驚彼

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女六切彼則

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

之門狂吠狴犴狴音陞又邊迷切狴音岸獄也臣到百步喉湍顛汗

睢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

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闔胃衝突
 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浪鳥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
 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馬出獨奮於臣恒使玷黜
 沓沓騫騫咨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
 徑中心原膠加鉗夾鉗其炎切夾讀為甲誓死無遷探心扼膽
 踊躍拘牽彼雖祥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
 壁背流血此目音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
 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時飛走吟音奔奔聲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官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
 誇談雷吼獨潑臣心使其老醜豈昏莽鹵樸鈍枯朽

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敝帚跪呈豪傑
 投棄不有眉曠頰感曠音頰日恨張也頰音遏喙唾曾歐喙呼惠切唾吐
 嘔字吐也卧切歐即大赧而歸嗔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
 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
 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太圓拔去啗舌與
 同謂綺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
 妍突梯卷鬢楚詞云突梯滑稽突梯隨俗貌莊子云
 力轉二切鬢卷倉囊卷鬢不申舒貌卷音拳鬢音
 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
 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
 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囊朱裳裳音袖手持絳節而來告

日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
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
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夫失不汗
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
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
死誰惕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女子以綵縷穿七孔針
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
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
乞巧之所自也然公為此文假是以見其拙於
謀已耳鼻无咎取之於變騷而系以辭曰周鼎
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生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而
抱甕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
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偽
故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
也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騫
要歸諸厚然宗元媿拙矣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
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

上尸清始伐人眼中尸白始伐人五臟下尸血始
伐人胃命又道書上尸彭瑤中尸彭質下尸彭矯以

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特字無吾聞聰
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者字無其為聰明正直宜

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

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
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
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
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刑者非陰幽跪久而寓乎
人跪一作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音荒心
潛覷默聽兮導人為非七慮切冥持札贖兮搖動
禍機卑陬奉縮兮宅體險微陬走侯側雷二切莊子
色不自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
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

為顛蹶以逆施反聞為安佚譖下謾上謾官切恒其心
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
帝遽入自屈慕然無聲慕音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
人之恤彼脩蚰恙心蚰一作蚰音回短曉穴胃曉如
消二外搜疥癩下索瘰痔瘰力闕切頸腫侵入肌膚
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
刮古利切謂刮去膿肉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
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谷汝讒
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
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辱收震怒國語

之刑神將勅雷霆擊汝鄂都糜爛縱橫侯帝之命乃
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
不神且聖歎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
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
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苗几文

后皇植物楚詞九章后皇嘉所貫乎直聖主取馬以
建家國直為棟楹齊為閭闔外隅平端中室謹飾本
度馬以几度待各切周禮室維量之則君子憑之
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標木以限肘腋

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奇居用絕繩墨勾身
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
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
境堙堙苦交切反時燠寒鬱悶結澀問一瘡塞艱難
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息噴屹上音橫下
含蠲孕蠹蠲音易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
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計切禍氣
侵骨淫神化脉體反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
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瘳音且
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僕

在膝為攣戚施踣跂

戚施病俯而不能仰者踣舉綺切曲也跂立弭切跟不着地

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

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又尺子云孔子至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朝歌迴車簡

牘載馬

載一作稱前鄒陽傳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

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而反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三

馬昭王為隗築宮而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

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馬是達法馬是專咨爾君

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

傳

宥蠖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蠖蛇蠖音覆

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履輒不勝其

毒捷取巧噬音普肆其善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音嫌

單切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

恨也腕癰足攣力綠切腕鳥貫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

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

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

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

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

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

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易以或切

謂芟治其草木

不凌奧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

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

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

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

若是叩其谷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作乎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

脅惟行之行日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感惡作頸一其

腹次且上七私切寒鼻鈞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

毒而趨志斷害物陰如潛狙子余切謂密伺之汝之稟受若

是雖欲為壽為曠曠音時曠馬可得已凡汝之為惡

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

首拳脊努呷舌搖尾呷音井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

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雉吾庭茸吾楹密吾垣空音日

作嚴吾扃俾奧草不植而穴隙不萌隙字當作與汝

異途不相交筆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嚙造物者胡甚

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

汝之實陰陽為炭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救

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耒農夫執耒不

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

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賴一作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歎

晁无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輿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離騷以亂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借此義而宗无放之焉

憎王孫文

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難乃旦切不踐稼蔬木實

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

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

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尼交切啣啣彊彊啣音責又

子夜切彊彊相隨貌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

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齧齧投注齧下沒切齧五夜切竊取人

食皆知自實其嘍若簞切以頰貯食曰嘍山之小草木必凌挫

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

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齧猿齧一作齧鋤革切齧同猿棄

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

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一作激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

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途植兮止暴

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囂

兮跳徒彫切衝目宣斷斷魚巾切外以敗物兮內以

爭群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

充曠果腹兮果若火切飽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

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

厭苦兮號穹昊號音豪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

胡獨不聞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做

廉來同兮聖囚遠紂用飛廉惡來禹稷合兮凶誅群小

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

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類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王孫蓋言乎猴類而小者也陳長方云余嘗疑有蝮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迷之闡丘鑄曰柳子晚年學佛書先述其義乃作偈曰柳子熟之下筆遂爾余為一咲

逐畢方文 并序

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明一足不食五穀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
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
晨不甕暝不燭作暝一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
罷音蓋類物為之者物鬼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
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
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譌與訛同若今火者
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
而圖之禳而磔之磔陟格切禳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今敬授群材大施棟宇今小蔽草萊各有
攸宅焉時闔而開火炎為用今化食生財胡今茲之

怪戾兮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遠兮夕蕩覆而
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墮突兮戶駭人哀
祖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左哀三年注鬱攸火氣暴音剝
混合恢負楚辭收恢負之孟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
僵音董踣匹休歎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
侯蒲比二切伺軒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
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山海經禹所嗟爾畢方兮胡
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修死無
貳修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愆咸
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屏必

郢切祝融火

大陰施滅兮玄冥行事

玄冥大陰之神

汝雖赤

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點知亟去兮愚乃

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

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

急急如律令

資暇錄云令讀為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辯伏神文

并序

余病瘧且悸

瘧部鄙切腹內結病悸其季切心動

謁醫視之曰唯伏神

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

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

子之情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

嶺口既切

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

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啟開

滯結兮

歐音區

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

訢合兮

訢音欣

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

於理兮榮衛塞極伏盍積塊兮

史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根在左脅下大如

不益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

焉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憤馮

塞

憤胡對切馮音憑

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

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

蹲音存鴟處脂處切蹲鴟芋魁

處

身猥大兮善植，疇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敬危敬丘奇切亦作

飲飲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錄錄砥砥

專切醜子賦音墀又直基切蟻子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伎害

兮音寘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

以脆兮外澤而夷脆青歲切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

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

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誌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吏唐登浴其涯，螭牽以

入一夕一作音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

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王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

醜山宜所綺二切分其流也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

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

非兮，泱泱湘流泱音攸水流貌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

兮胡濯斯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竟其安

游，覲湘纍兮纍力追切楊雄反騷云欲弔嗟爾怪螭

害江湄兮，涎沫重瀾，物莫威兮瀾一作淵膠形決目，潛伺

窺兮膠力幽巨糾二切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

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

今洋洋往復流透迤透於危切今迤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
 今蔑棄無辜逞怪姿今胡不降罰肅川坻今舟者欣
 欣游者熙今蒲魚浸用吉無疑今牲牲玉帛人是依
 今匪神之愬將安期今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
 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零陵一作永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
 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游上其一氓盡力而
 不能尋常八尺曰尋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焉
 曰吾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

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
 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得不有
 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
 兮浩澗蕩而無舟澗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
 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
 膺兮浮頤一作不欲釋利而離尤欲一呼號者之莫
 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鬢以舞瀾兮髮如陽魂俵
 俵而馬遊俵田良切又龜鼃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
 而為羞始貪贏以啻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

後不知懲今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今反
 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今姑指幸者而為謀夫
 人固靈於鳥魚今胡昧爵而蒙鉤爵音大者死大小
 者死小善游雖最今卒以道天與害借行今以死自
 繞推今而鑒古今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今專利
 滅榮周語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而猶餓今牛腹尸而不
 盈民既貧貧而無知今一死民字質音故與彼咸諡
 為氓死者不足哀今冀中人為余再更更平噫

招海賈文

賈音古

谷海賈今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今

泊一作顛顛倒日月龍魚傾側今神怪隳突滄茫無形今

往來遽卒卒子陰陽開闔今氛霧滃渤滃烏孔切君

不返今逝恍惚一無逝字舟航軒昂今下上飄鼓騰

趨曉嶼今趨趨教切超也又教角切疾走萬里一觀

率入泓切兮率昨沒律二切泓視天若蔽即蔽字

怒更音庚山海經云天吳水伯垂涎閃舌今揮霍旁

午君不返今終為虜黑齒齧鱗文肌不齧魚塞

三角駢列今耳離披反斷义牙踔嶽崖斷魚巾

肉踔救教尺約救角三蛇首狶鬣虎豹皮豕音希群

切踔也嶽音欽山高險

沒互出謹傲嬉臭腥百里霧雨瀟君不返今以克饑

弱水蓄縮作弱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

疑畏淫淫疑疑其魚力魚君不返今卒自賊怪石森立

涵重淵高下迺置沿危顛迺昌結崩濤搜疏剡戈鋌

君不返今春沉顛春霍號呼其外大泊泮齋

淪淪音平水名谷也齋於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

位更錯陳君不返今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音泯

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今沸入湯谷跌徒舳艫霏

解稍若木舳音軸艫音虛君不返今魂馬薄海若音

貫號風雷海若海神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號翻

九垓號詐隙切君不返今糜以摧咨海賈今君胡樂

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陶音上黨

易野恬以歸易以岐切平蹈蹂厚土堅無虞蹂忍久

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

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新殺曰鮮音仙君不返今欲

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相呂

氏行賈南面孤賈音古呂不韋陽翟大賈弘羊心計

登謀謨桑弘煮鹽大冶九卿居東郭咸陽齊之大煮

帝時皆為大司農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

縱傲世所趨君不返今諡為愚咨海賈今賈尚不可

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今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
歸來兮寧君軀

此文晁无咎取之於離騷系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徬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已志而不可猶坦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宗元以謂疇嘔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

逆制兮鬱命轉幽轉一作輔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丸疹音音

音古九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劉殺伊時云幸兮太

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圻墉

兮舉手排直侈丈爾切說文曰壓溺之不慮兮堅剛

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

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

剽匹妙切狡古巧切范中行之難莫弘與之晉以為討周人殺莫弘松柏之斬刈兮

茸欣植翁鳥孔切茸如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盜驪八駿

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驚音至孽音孽挺寡以校衆兮

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始而違安

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

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聲平

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

憤兮卒頽幽而不列板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

絕黜徒感切竭馮雲以孤愬兮終冥冥以鬱結竭丘傑切

去也馮音憑依也孤音貢至也又音紅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

忽心汨澗其不化兮形凝氷而自慄汨音互澗音圖

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

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俾

貞臣以與為友一無比干之以仁義類兮晏作之仁

緬遼絕以不群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執其遺

塵若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

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

弔忠甫弔字下更有予字

晁无咎取此文於變騷而為之說曰弔莫弘文

者宗元之所作也莫弘字叔問靈王之賢臣為

弔忠甫

劉文公之屬大夫敬至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
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蒞政悅其弘而與之合
諸侯于狄泉衛彪侯曰其弘其不歿乎周詩有
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
殺其弘莊周云其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蓋語其忠義然也宗元哀弘以忠死故弔云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今余再逐而浮湘子厚貶邵州刺史

求先生之汨羅兮汨音覓水名在長沙孽蘄若以薦

芳孽蘄會敢切持也杜願荒忽之顧懷兮願荒忽之顧懷兮與陳辭而有

光一作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

世孔歎搶于羊切華蟲薦壤兮進御余衷與袖同左

右宰穀曰予牝雞啼嘷兮孤雄束味音伊嘷音憂

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哇烏瓜切咬革喙以為

羞兮焚棄稷黍董音覲鳥頭喙許犴獄之不知避兮

官庭之不處犴音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袿折火烈

兮娛笑舞娛娛一讒巧之嘒嘒兮惑以為咸池嘒

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

反寘瑱而遠遑瑱他甸切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

之不可為俞耐秦緩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

之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魯兮日吾行之遲遲去

字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

子兮日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執兮固僻陋之

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

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

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愾兮滔太故而不貳悃胡本切

沉璜塵珮兮孰幽而不光座於切荃蕙蔽匿兮胡久

而不芳荃一音孫蕙荃香草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

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音阿呵星辰而驅

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

荒荒耀姱辭之矐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姱音誇好也又音貌

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

抑衝忍而不長芋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芋音

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否補靡切釋文音鄙

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

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

之可忘

晁无咎序此文於變騷曰平屈原文者柳宗元

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楊

雄亦為文而頗反其辭自嶧山投諸江以弔之

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甗棄雄

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心

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

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

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

矣

弔樂毅文

一作樂生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

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

畏死疾走兮狂顧徬徨謂田單反間既行毅懼誅遂降趙燕復為齊

今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

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

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

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和君子之容與兮彌億

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跪陳辭

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

之不臧言一作信

晁无咎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是以附諸變騷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

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
其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
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
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
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
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
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
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
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
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

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
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
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
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
與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陬而黜
桀尊湯遺民以完太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
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
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梁丘據贊

民困隸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地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

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窾音款空也一夕暴震為火之焚

至且乃已其餘磔然磔苦東窾宋二切倒卧道上震旁之民

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

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

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

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

其越之左與右樂記朱弦而疏越注越瑟底孔也以著其事又益以

序以為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

焚之音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頃其為最勝宜也既
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灾去影及而福至
睦州於是誠焉不疑李睦州以李錡叛取循州元和三年以赦量移永州龔石
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馬孺人睦州外婦詳見外集馬淑墓誌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
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
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
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
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

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滑州得異馬於河而莫知
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
尾拳毛環自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也闡校為
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
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沫去不知所終
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
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裸尾童鬣良涉切
躡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

百一 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嵬道悖還吾真兮哀鳴
作禮 延首慕水濱兮沛馬潛泳旋齋淪兮淪於倫切齋淵
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
是倫兮進昏死亂貼厥身兮貼音塩又都 匪馬之慕
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惡平 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
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
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决
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

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
常則誰懼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
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不勇
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
內不自得甚泰為憂者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
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

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

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

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

晉仲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

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焉為偶道之友是公侯

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子厚師友箴曰吾欲從師取友而天下無可者必得仲尼叔牙而師友之退之師說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爾由退之之說則學者不敢恃已之長

有所資於人由子厚之說則學者輕人之能而終於自是韓柳優劣由此而判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

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

詭音怡作詭同自得貌又淺意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

造怨鄢音偃左成十六年敗楚于鄢陵范文子曰君

公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

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曰季孫之

疾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

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音愈

也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
壽於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
咎

三戒 并序

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擬作河豚
魚鳥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
以于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
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重云麋音眉麋音倪鹿子也畜之入門群犬

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
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上麋
字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
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啖立音三年麋出門
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
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舁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
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
愁愁然莫相知愁魚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

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
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
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虎檻許鑿
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
是焉悲夫

未某氏之鼠

未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
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一作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
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

某氏室無完器無完衣

拋音移方言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拋一曰衣架

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書累累與人兼行累倫夜則竊

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

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

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

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是數月乃已鼻

臭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怕也哉

益暴大甚且所以至是乎辨列五六節闔門燧其
州於於人來其員為諷吸若其人曰長劍鑿惡也
醫問暴其報得非不可以竄錄不爾煥其其封
燈身大率鼠之類也畫果象與人兼示
某月室無宗器無宗太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漢惠帝即位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至唐尚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高
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
受命四姓承休虞馮氏夏姁氏商子氏周姬氏迭有中邦五神環運
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
元臣之後元一作九非也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

祀故曲逆

音去遇陳平所封文並如字云

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

洞靈奮音如神舜之胃也汝陰

夏侯嬰所封

脫帝密網摧

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鄮侯

鄮音贊蕭何所封

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

也淮陰

韓信所封

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

楚乎陽

曹參所封

破三秦虜魏王絳侯

周勃所封

定楚地固劉

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

德者必唐帝之胃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

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

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

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

嬴秦姓

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

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

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

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高祖十二年過沛置酒沛宮歌

大風乃奠舊都

奠一作尊

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

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沛

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

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

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

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
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
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
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
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
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
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睭相舊邦之遺黎歟
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
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

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

放于往切勳與勳同亮也

揖讓而退祚于後

昆群蛇輔龍以翊天門

翊一作翊音工又音貢飛至也

登翼炎運唐

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

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

從諸侯

從將容切

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

疇勩殄霸楚

勩子小切絕也

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

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

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

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豐鼓

遂據天位竟遊故都永介不社煥列唐典嚴恭罔墜
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劔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剽四妙嗜為切輕也

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永貞元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劉闢

自為留後邀旄節群疑不制妖孽煽行變魚列切亦作蠻怙恃富強

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劔門憑負丘陵以張鷲猛

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

臣禮部尚書嚴公嚴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

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

血師古曰當作喋謂履涉之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

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時饗賚時一作

也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誣告南土十

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

出於劔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

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警鼓一振元戎啓行取

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由公忠

勇憤懣憤音勿切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

阨夷為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

卯文

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

本傳云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十月以礪

為東川節度使

宅是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

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蜀在卦為坤維

時惟外區界山

為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莽

莽髮切茂侯

狂猾窺隙

信信嘯呼

狷魚中切亦作狷楚詞猛犬信信

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

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

咨列岳牧臣司梁

謂嚴礪

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

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

猊陳為掎角

右逾岷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

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

層壘殄殲群頑

內獲固圉外臨平原

天兵徐驅卒乘

嘽嘽

他丹切衆也

太慙囚戮

慙徒對切劉闢

戎夏咸歡帝圖厥

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

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太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太位定焉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

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太灾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太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者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

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吳使來問仲尼

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

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

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一作則以弼聖謨則戮防風則一作刑遺骨專車

克明克威疇敢以逾宣昭黎憲一作獻者定混區音指又

音移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

部編戶昨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一作疾興自刃股

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啖都濫切啜殊悅切與歎同

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

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苦詩廉切伏匿其中扶服頓踊

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

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中上去聲而克致斯

事謹案興昨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

耨耒為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

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

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間刻石明白宣延
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
云 一無此二字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

也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

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字創即瘡

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

亦相其哀肇有二位二位天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

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丞丞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

昔魯侯見命夷宮周夷王廟也國語周宣王欲得國

亦有考叔寤莊稱純左傳隱公二年鄭莊

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慤

慤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二秀靈泉楚詞云

替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采三秀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獠竹絞切又音

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元和六年辰淑蠻酋張伯靖

各夷名

族黔中觀察使竇群督斂苛

卯文

南鈞牂牁音臧柯漢武帝定西南夷置牂牁郡

外誘西原蠻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

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

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

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

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

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

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嚴綬遣部將李志烈招張伯靖遂以其家

屬寄秀和等詣江陵詔嚴綬皆授麾下將兇渠同惡

以撫之以伯靖為右威衛翊府中郎將

葉回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

詔書顯異進臨江漢以柳公綽為鄂岳觀察使益兵三倍為時碩

臣殿于大邦嚴多見切鎮也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

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

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

之仁小不為虺蜮虺許偉切虫也蜮越福切短狐也似鼈二足能含沙射人影大

不為鯨鯢鯨其京切鯢五今切左宣十二年注鯨鯢大魚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恩

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

以昭我類隋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彌字無俾我奉

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嶺族丸切高也巫水之磻音盤曲也魚駭而離獸犯而

殘戶恐合竄合一本彼攘仍亂彼一本王師來誅來一本

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援一本俾邦

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

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

子孫我始螫賊發音由公而仁我始寇讐由公而親

山畷澤獻與魚同周禮有獻人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

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揲者一作折筮公

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

元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

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一作以南夷作詩刻示

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柳州人各以罌甒甒音罌甒類大腹小口甒五計切小雅云康瓠謂之

甒甒也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

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

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

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垣一作壯垣巨其

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將

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

周禮鄭人掌斂市之罰布注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錢行

之曰布

役庸三十六大輓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

尺八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續似

其來曰新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

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恐是博士輩所作

魏公子不出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不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不之可笑者也

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于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作一命二十二入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

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墮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

謂宦官董卓袁紹

袁術兄弟及陶謙

不之父

曹操字孟德

攘禍以立強積

三十餘年天下之王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二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

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群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

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群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

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
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
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
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
可惡平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
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
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
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
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石吾又
安取懼焉取一作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

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
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
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
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
是以誣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
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
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
遭卓曜後漢董卓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

柳文 二十卷
屈身體以下奴虜乎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僚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賈即價字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感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久而不植其行永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支材一無支材字

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指若甲切舉之飄然若揮虛

馬飄紕招切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

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石僮淪湯以濯之則遽然枯

遽音速蒼然白嚮之黃者梳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

猶持之二年後出東郭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踉徒計切

踉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踉不已墜於

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

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賈音古一當其無者字

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

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

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
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
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一無者字

吏商

吏而商也

錢重作柳文後跋曰得善本云吏非商也吏而商

汙吏之為商不

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
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
有苦良苦音古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殺焚溺之為
患殺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
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惡音鳥廉吏以

行商

行下孟切

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

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
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
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
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
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
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如今監司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
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
章赭赤也章猶枚也史記山居千章之材澗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
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

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牼口何以利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入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

海神名

陸遊登孟諸之阿

孟諸澤名在睢陽縣東北

得二瓠

馬剗而振其犀以嬉

犀小

取海水雜糞壤饒饒而實

之

饒如消切腹中虫

臭不可當也室以密石舉而投

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

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笑曰

呀虛切

怪矣今夫大

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

耳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

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滄

音誓水邊增土

故其

大也深也絜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

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饒之與居其狹咫也

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
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
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
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
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
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
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
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
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漏
吾沫不足以發其室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

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
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
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
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
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室於無明之石而
雜於十二類之饒耽十二類謂子為鼠丑為牛之類人有問焉其一
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
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眾生
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
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

至矣則一無字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
之矣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
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
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
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
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
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
人之相違也違一作遠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
取一甚矣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

謂為永州司馬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

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

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揚憑之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

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

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匹詰切爾雅曰配也肥皮厚

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

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俳音排戲也而俳又非聖人之



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今大史公書有滑稽

列傳滑稽音骨亂也稽音鷄同也辨捷之人言非若是

如字稽音計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

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謂酒掃則罷憊

而廢亂罷與疲同故有息焉游馬之說不學操縵不

能先絃標七刀切縵未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

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植

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吻音哲蟲螫也縮舌

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則魚切屈到

之芟屈九勿切曾昏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

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馳馬而不為虐

歟息焉游馬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

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

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

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

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

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

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呼惠切亦勞甚矣乎

一本亦上有彼字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瑾渠巾切又音僅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自開元制禮

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

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左傳隱公元年而大典闕

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撥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

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

陵德宗英宗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由太常相

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

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

象物之宜攢與取同徒九切殯也秘器外之則復土

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壙下

地為冢壙又文帝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

國萬一作方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

恭禮無不備且安本苞弁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

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

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

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秦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

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

以為愛禮而近古焉一無近字一無而古昔韋孟以

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五世鄭玄

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賈誼

鄭玄

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盧植以儒學用而謀

為祭法盧植五世孫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

匡義嗣禮之高祖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祠部公

以禮承大事祖慎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文徵大理卿

而瑾也以禮奉一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

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

世微四子堅瑾填項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慎子倩字容卿以儀

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均字君齊

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濩入其

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

禮也其出於老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

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

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

交錯相糺即糾字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

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

道大抵促數耗矣數音速出樂記而後之文者寵之寵一作襲文

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

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

病其畔散不屬之欲切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
 疾作驚隨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
 而成之搜討磔裂磔陟格切擗摺擗俱運切融結融切拾取也離
 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凡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
 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繫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
 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
 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
 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
 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
 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

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
 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
 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
 公孫私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
 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
 詔策達於秦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
 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
 其書按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四年間列辟之
 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
 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

柳文 卷之二十一
者與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特盛本之三
代決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
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凌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
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矣
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
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
一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
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讀且藏於簡
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
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且流於誼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兼筆之士恒偏勝獨得
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
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
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
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張曲江張九齡韶州人天下稱曲江公而不
名以比興之隙音隙窮著述而不克備一有作其餘各
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

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
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
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情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
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
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饒遠梓潼陳叟甫汝
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符一作何太山羊士謬隴
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
多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
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踰年大
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

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
也宗尤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允命之
兄憑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吳武陵之父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
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
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
卿相賢士率與元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早
切與侃同又去聲 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
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

為辭賦有戒苟自陵借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
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
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
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
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觀近世之居位者或
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
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
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

有獲焉王氏子其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夫以來

睿宗策名聞達素蒙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

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掉徒弔切正咸

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一年也某自南徐來南徐執

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

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

聞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場在魏璩音渠

切後漢應奉子珣珣子璩機雲入洛陸抗由是正聲

迭奏雅引更和播瑱瑋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

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况宗兄王緯為

鹽鐵轉

使握炳然之文以贊關右薦冠銀章唐宅買切榮映

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班與般下氏之

之學作詩序宜叙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同即公

輸子又莊子云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貞元十四年朝京師十五年還汴

談者謂大梁汴州宣武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亟去

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

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

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火羽論可句二

切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

書立政篇藝人叔臣百司表臣末贊以藝人謂以楊

幹之臣謂董晉為宣武軍節度疑檢校

室本作安

一本注容字下有字
公範三字

吏部郎中許宋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
毫穎觀察判官大敦徒對切書康詰遂室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
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時
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使在
末位二十厚時年禮部郎中許公許孟以宏才奧學已
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
崔群字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
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
序之備矣應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
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群序

童曰厚字敦
詩唐史有傳

嶺下本有張曰貞
已也
表下有孫曰八尺曰
歲寒下有張曰孔子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也

聲下有孫曰祀記君子
之道暗然而日章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乎千仞
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
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
儀之唐曰儀法也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
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
其性愨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
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杓直字杓直南陽韓
安平韓泰字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
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

宣下有童曰史蓋也

周下有孫曰東周謂洛陽

道下有童曰詩無小終大從公于道

以剛柔不常造次爽且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於邁策字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禮部也貞元八年敷于王庭敬音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列貞元十年群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驟遊邠壇邠字叔明為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都虞候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楊朝

御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

出麾下取王公之節鉞而代之位唐史云韓游瓌御

來代軍遂亂朝晟斬首惡者百餘人加御史大夫夫貞元九年獻甫卒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鵬冠

者仰而榮之鵬音曷勇雉也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

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

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

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

漢中新平二連帥府獨孤寔為山南西道節度俱以

筆規承荷舊德位未遠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

犬戎陷河右逼西鄙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積兵

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

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賈音古左傳注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論者

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壘壘壘而宜切拓達西戎而罷諸侯

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

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

於借筋之宴發群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

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

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

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司馬相如燕然

之文燕平聲班固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

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杜周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

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

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

之政政是以先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

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慤而和肆

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

以其道聞於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

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

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則必參其
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
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
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
甚衆由是吏得爲奸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窳易
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慙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
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
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

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
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郭畿而調
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在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
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
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
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
其欺僞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
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
言也告於其僚子厚時爲監察御史咸悅而尚之故爲詩以贈
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李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盈字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匡室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中進士第又膺邯鄲之召鄲音州趙地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干之間禮于諸侯之來辱敵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未之有也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

舍

上七喻切下捨赦二音莊子注進趣退捨

惜其離曠上茲良夜詠歎其

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

響交動左右群公以待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

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永州也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群吏其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往桂州推是

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死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死音死左氏齊大夫死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死言揚

死論字言揚

聯貢于京師自時

而後車必挂轄

音衛車軸也

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

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

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質直而不犯

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群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

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

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禮部侍郎知貢舉

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

羊眷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

藝之場

掉徒了徒甲二切鞅倚兩切

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

筆札

生一作交

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

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於南宮余與兄

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

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

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

開音汗里門也

曳裾峨冠榮南諸侯

之邦還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先生

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

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

乘陵炎雲呼吸温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

即文

二十一卷

七

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
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
揚者乎一無得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群玉之
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疑
和抱質氣象其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綺去倚切
紈也純胡
官切素也前漢在於綺紈純
袴之間注並貴戚子弟之服
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
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
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

亟去
吏切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

而名擢太常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清知貢舉
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聲

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

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

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

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

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

升名天官吏部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今商州西二
百里有古於

城張儀請獻商
於之地即此浮漢池歷郢城郢以
井切下武昌復于我

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盡皆加禮以

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群之思行益少矣
離群索居僕不腆他典切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班肅

隴西辛始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修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亂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入研精典墳不告劬勩劬音渠勩羊至切勞也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 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家于蜀

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蒼是方岳為木夫良

父佐西川節度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主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嚴震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今又將取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

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

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

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

王公德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

門子謂胄子出春秋左傳一子下有弟字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

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

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
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
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
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
固翹翹寒寒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

申叔字子重貞元十二年申第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

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加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清

奉引之隙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

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道志義不為富厚而今
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視之伍其有評我
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
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窞也禍莫大焉有乎內
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詎孰甚焉詎古切於是

有切磋琢磨鏃礪枯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

乎犀革何學之有孔子曰枯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鏃于木切矢鋒也枯音括與箬通箭未
日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

欲其遂焉而怕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
 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
 飾乎外者未天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
 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珍渠幽切並謂
 佩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
 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
 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
 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趙崇

儒或曰

趙昌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恩

禮重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
 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
 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
 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
 傷盡進力切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
 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
 然為入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
 效於戲下戲音義又許為切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
 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專謹愿慈觀其跡温密簡靖

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荆州理一作之異政日
至至則趙生喜并起立喜一作震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
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
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下革切翔千里以為
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
辭

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

魚倚切李錡也

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

子即位三年

憲宗元和三年也

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

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
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
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
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
百人遷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前漢年表

設左官之律

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

睦州以明其誣既更赦始移求州去長安尚四千

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

勇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慊苦

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

先馬者馬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

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南承嗣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

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

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必食之也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

漢武太初元年

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

國家寵先中丞

承嗣

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

四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婺州別駕歷刺施涪二州成童八歲以上

人猶曰於古為

薄漢北地都尉印

班彪北征賦弔尉印尉官也印名也

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踰

印之子單以父力戰死事封踰

侯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

侯于成安

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侯

君之土田之

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

涪音浮

扞蜀道

勅寇

勅其京切

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亂也期死

待敵敵亦曰彼忠烈亂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

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

永貞元年西川劉闢反承

嗣以無備

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

元和四年閏三月立鄧王

寧為太子

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裕蠱

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

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

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

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離於文

離合也文詔令也謂合於詔令當量

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

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

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排而不忘以增太

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壁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一無之任字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

說文實曰觴虛

日解皆酒器

追而送之江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

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

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

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

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

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

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

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異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懟音除忿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房吻切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

於放薛異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不戚於貌長子臯謨及董溪以罪聞異坐貶

不拂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

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宋一作末乃命以

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朗一名州是其漸於顯歟君

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

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

下灘水灘力支切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

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

送李渭赴京師序
左官律三百三十一人
追高右捨天子仕諸
以左官自漢以來
主唐亦謂去朝廷為別
稱曰左官

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馬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嚴震之子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誥朝將

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謂嚴震也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馬候其門有亞夫之祭戟焉祭遣禮切漢以祭戟代斧鉞祭戟前驅之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器以木為之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常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

嚴上科

嚴公貺兄公弼貞元五年登第

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

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

此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無

若高陽齊據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

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論一編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元公瑾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周乎藝者屈抑不

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

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

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

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

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切

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

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

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備志增藝懼其沉鬱傷

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論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

者越吳越春秋越王使歐冶鑄劍三魚腸豪曹湛盧又越王句踐有寶劍五純鈞湛盧鑊鉞豪曹巨闕也患不得犀兕而剽之剽指究切細剖也又之轉切不患其不利也

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

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備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後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之欲切釣喙甚直嗜有美餌者一嗜作懷下無者字而缺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

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剪裁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

齊映也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

墳笈音及又極擘切負書箱也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群伍文昌

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

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踟躕不振豈

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

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

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

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

克秦孟明手劔而盟者公羊僖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手劔而從之皆敗

北之餘也子之厄因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乎

成拜賜之信左傳二十二年孟明刷壓境之耻公羊

三年曹子曰城壞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

不猶愈乎中丁仲切 遄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策字子符崔簡之弟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

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

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

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

舉移而從之又舉一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

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

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久及物

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

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

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累月不解

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

世皆曰仁悌人也仁一作孝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鉄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一作覲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覲作之一隱而未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他曩切日無光也今茲歲在

鵠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

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鵠首至九年癸酉子厚遂

登第酉與辰合壽星屬辰也

僕時悒然遲之

悒音邑憂也

謂其誕慢怪

廷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沃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御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一無此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物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

之任吾不及知

送常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常中立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有然雖士亦然若今
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
今語古解奉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
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
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
至其文辭心自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常中立其文
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
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常生

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

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

有司之過也穀梁昭公十九年句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

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常

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

譽以致其道今常生伏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

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

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卿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

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
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
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
人^{高郵}也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
貢者^{首作會}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
其沉沒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
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
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
於交游文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
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

平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勅而退返吾甚憤焉孟
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_{下闕}

白對畢而言高罪少休卒坐又不前日對客
平生及文武人半無難攻其術而然又言其難為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侮罷選歸江淮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祚
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惠生于衰周與道
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
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
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
遵祖訓也然而闕滌滄之養滌息有切米泔也滌息委切乏庾釜
之畜逼送無成逼筆力切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

曾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
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
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
同見善不敬與昏聩同知善不言與噤瘖同則聞之
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
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
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
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
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
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
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
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
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
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
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
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
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
次左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舍為信過信為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

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辱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入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

管晏則謀之爲入也其可度哉吾不知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其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裡時答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壽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

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 柳解音解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 宗元為禮部員外郎登為膳部郎中 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樸人 樸即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

余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男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 後漢盧植涿郡人植子毓毓子琨琨子志

志子 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元和姓纂盧諶子偃偃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景裕為齊文襄帝師號為周武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子字非廣而不肆異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承之道光大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

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四子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梓抑無告梓作沒切以吁而憐者呼一作呼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詭音怡忡救中切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獸梁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垆野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甍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成在其內者也彼

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
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
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
直道直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
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
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
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存
好作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
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
至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

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德者之升升
舉是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耶道不誤矣勤而不忘
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
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
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
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
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侶直陵文證也不
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
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
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左
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趨湘中趨千資切為顛顛
客耶顛顛字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
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曰冉溪一作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
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
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說苑齊相公出獵
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
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之居者猶斷斷然斷魚巾不可以不更也更平故更
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
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
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
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

池之中為愚焉嘉木異石錯置錯入聲皆山水之奇者
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教切今是溪獨
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
坻石坻音遲小者也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
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
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
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
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
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
善鑿萬類清壺秀徹銜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

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
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
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
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圖南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
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
形於文字以形一作故形伸於詠歌是故有其具一無故字而未
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
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

以余弟同志而借未達故為贈詩下無以悼時之
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
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
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
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
觀物初而遊乎顛氣之始間歲元克巳人姓由桂下
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
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巳欲忘是會以貽于後咸命

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
襄公二十七年事克巳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
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
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
記所謂牛馬之飲者披子厚作鉛鋤潭內小丘記云
牛馬之飲于溪離坐其背注云離兩也實觴而流之接取
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
而投之能不洄于狀不止于坵音遲小不沉于底者

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

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住一衆皆

據石位一有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

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

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部郵切

痛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

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釀酬酢百拜以為禮者

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程袒裼以為

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糺逖

而為密者數音朔樂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

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
簡而同肆而恭術術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
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慕

序飲序慕晏元獻公題云此二篇古今本或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子厚二弟皆好學予病其確

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

以直置基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

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

於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

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
 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焉作慄一亦鮮克以中
 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
 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于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
 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
 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
 敬此易以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
 異房之貴賤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
 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
 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作氣不

揚而志不蕩者歟 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
 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
 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
 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

叙

除

適其一者俱余墨者其少雖其故與夫其以基者姑
之變顯者其妙而墨者其去千萬不密在如以二
時貴者亦類理而對之者其與信須者有如其其
其其法下 其其法下 其其法下 其其法下 其其法下

